

主编：莫默

总第 14 辑
最心跳的原创恐怖小说

新心跳

夜話
蠅姑庵

一聊聊

长了一张人脸，而且有一头沾着乳白黏液的黑发……
一只肉白色的巨大的蜈蚣从后升后背钻了出来，它居然
古怪的名字，古怪的经历，古怪的场景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伊凡

江
紅
魔
山

红色魔粹
—花想容

最后的聚餐

高一零班系列之大结局

七夜

莫默

国内一流悬疑大师倾情奉献！
带给您真正的心跳感受！

海南出版社

恐怖+悬疑+推理+离奇+诡异
||
引人入胜+惊心动魄+精彩绝伦
||
新心跳



心跳总是有些突然

悬疑让人迫不及待

静静地触摸你**灵魂**深处的心理悬疑

一场**窒息**的悬疑之旅

超级惊悚的阅读体验

一部你无法猜得中结局的**悬疑杂志**

ISBN 978-7-5443-2358-1



9 787544 323581 >

定价:24.00 元(全六册)



总第 14 辑

CONTENTS

目录

本期话题 / 阴谋之城

噬唇(下) / 焦松林 2

城市猎人 / 悬疑之城

蝶女幽魂 / 紫龙晴川 14

红色魔秤 / 花想容 32

祝家庄系列之另一个世界的谋杀
/ 莫默 44

第九号家主 / 佚名 53

暗黑校园 / 惊悚之城

泣血碟仙 / 伊凡 55

蓝魔小镇 / 悬幻之城

夜话蜈蚣庵 / 聊聊 73

长篇连载 / 密码之城

高一零班系列之大结局

最后的聚会 / 七根胡 80

午夜剧场 / 奇闻之城

编编家常 / 莫默怪谈 9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心跳.第2册 / 莫默编著. 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-7-5443-2358-1

I. 新… II. 莫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9124 号

新 心 跳

主 编:莫 默

责任编辑:古 华

出版发行:海南出版社

地 址: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 编:570216

电 话:海口(0898)66830929

长沙(0731)4863905

网 址:<http://www.hncbs.cn>

印刷装订: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 张:18

字 数:540千字

版 次:2009年5月第1版

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43-2358-1

定 价:24.00元(全6册)



噬信

(下)

文 / 焦松林

(续上期)

四、被害人的故事

BEIHAIREN JIEJIE

查到滨江公园里的那段变故很容易。因为受害人还住在白茹所在的医院里，白茹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时，就走进了那个叫何孝慧的病床前，她仔细端详了一下还合着眼睛的何孝慧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这女孩正值人生的黄金时刻，谁曾想出了这样的伤心事，真的是。何孝慧并没有睡着，她感觉有人站在她的身侧，便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穿着白大褂的白茹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算是向医生打了个招呼。

白茹问道：“家里有人来吗？”

何孝慧摇摇头，眼神一下子变得黯然。白茹心里又是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跟着走到了值班室，何孝慧住到了住院部，病历自然也就转了过来。

值班室里的护士们远远看到白茹走来，忙让开了，一个个溜到了走廊上，生怕白茹和她们说话。

白茹也顾不上那么许多，她将病历翻看了一遍，果然找到了何孝慧的。病历写的很有文学色彩，“病人的男友与病人拥吻时，突然狂性大发，一口死死地咬住病人的下唇，死死不肯松开。等病人竭尽全力推开男友时，下唇已被他撕裂，据观察，下唇部软组织受伤，伤势严重。”后面除了用药，就什么也



没有了。白茹来到走廊上,大声地问道:“谁了解何孝慧的情况啊?”

一个护士慢慢地向白茹走了过来,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答道:“何孝慧不是本地人,她大学毕业后,在本市毛纺厂打工,不过不下车间,是坐办公室的,受伤后,毛纺厂的老板来过几次,还支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。”

哦?白茹瞪大了眼睛。这么说这个毛纺厂的老板还很有人情味呢。她决定,下一步去毛纺厂了解一下情况。当即,白茹向五官科主任请了病假,主任还没等她说完,就连连点头,说去吧去吧,仿佛白茹此时已身染瘟疫沉痾,人人避之不及了。

毛纺厂位于城南新开辟的工业园区,那里厂房鳞次栉比,白茹花了好半天劲,才找到了。老板恰好在办公室,白茹直接以何孝慧主治医师的身份向老板打听何孝慧的个人情况,老板倒也很是通情达理,让办公室人员找到了何孝慧的档案,让白茹自己去看,他则站在一旁说道:“这个女孩子到我们这里工作近两年时间了,工作很积极主动,至于个人感情,那是她的私生活,我们不好多加评论。不过我见过她的男朋友,他在一所中学教书,斯斯文文的,也不是个坏人。按说,这样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。”

白茹听到这里,再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,可是,这念头一闪就过去了,她还是没能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想法,于是,她道了谢,开始认真地阅读起何孝慧的档案来。

何孝慧,清江市人,两年前毕业于清江学院服装设计系,然后到本市毛纺厂工作。期间,在市技术学校学习。她是个独生女,父母于去年先后亡故。档案很简单,还有一些

何孝慧上学时代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件,白茹一一拿起来看了,无外乎是什么三好学生之类。看完后,白茹觉得很奇怪的,是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,现在已经就业了,怎么又跑到什么技术学校学习呢?

白茹准备在毛纺厂之后,再去市三中了解一下何孝慧男友赵三宝的情况,可是,医院院长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,让她马上赶回去上班。“白医生,你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,耽误了工作,再说,对事情的刨根问底,那是警察该做的事情。你作为医生,职责是什么,你应该清楚。”

白茹只得再返回医院,她有种感觉,那就是有人给自己医院的院长施压,因为对方知道她在干什么。能够掌握自己动向的人,不就是医院的同事吗?

这个时候,白茹又一次想到了出现在她脑海中的两个念头了。她这次没有错过,而是准确无误地抓住了,丈夫刘仲德在施手术切割别人嘴唇时,说闻到了房间里有股浓烈的香味。那个电台主持人郑依娜自己咬下嘴唇前,曾有人给她送去鲜花,花当然有香味,香味,可能掩盖了某种致幻的药物。否则,无法解释刘仲德为什么那样残忍,而郑依娜又是如此惨烈地咬掉了自己的嘴唇。要是真有药物作用的话,医院里的精通药理医生,岂不是提供这个道具的最佳人选?再结合有人曾发给自己短信,这一切的一切,无一不在说明一个问题,那就是,真的有人捣鬼的话,最大的嫌疑人可能就出在自己的医院里。他或者她,正是为了某种目的。

上了公交车之后,白茹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。能给院长施压的,会是什么人?肯定不是医生。医生哪有那么大的权力?即使有人



故意陷害刘仲德，可是郑依娜呢？还有这个何孝慧呢？她们也都是受害者，还有那个学校老师赵三宝，他不也是受害者之一吗？

一个学校的名字在公交车的车窗前一晃而过，然而，白茹还在那里沉思默想，她错过了。

医院下午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，主题竟然直奔白茹而来。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，是解决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问题，于是，白茹的请假，甚至连她去住院部看何孝慧，都被院长一一提到了。

白茹心里开始滴血。院长以前因为刘仲德医术精湛，对她一向客气有加，可如今，竟然做起了落井下山的勾当。她听着那些尖刻的话语，加上连日的奔波劳累，不禁头晕目眩起来。这时，衣袋里的手机明显震动了，白茹没看手机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看其他职工有没有什么异常动作，比如低着头在看手机什么的。白茹坐在后排，看到这一些很容易，然而，她将前排的职工一一打量了后背，一个个都抬头挺胸，连个低头的人都没有。她再看向后排，不经意间和杨倩正好四目相对，杨倩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，慢慢地让开了。她那种态度，比别人还要冷，冷漠到了极点的冷。

白茹掏出衣袋里的手机，翻开了显示屏，上面有一条未读短信，她看了一眼，脸上立即升腾起希望来。她的脸上甚至漾起了笑意，可惜，她的举动被主席台上的副院长一丝不差地看到了眼里，副院长马上就说道：“我说有些同志，责任心不强，工作意识淡漠，服务意识丝毫没有，比如今天的会上，还有挨了批评的人，在台下玩手机。我说，这样的风气，不但要刹，还要狠刹。”前排的人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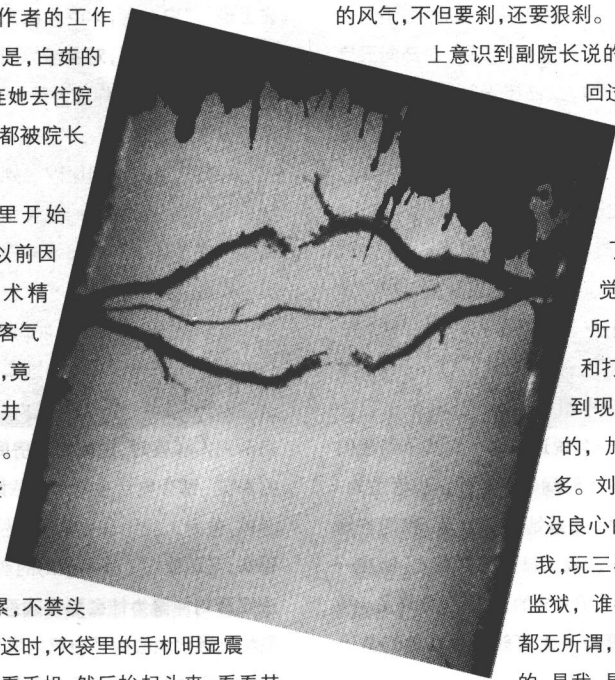
上意识到副院长说的是谁，纷纷

回过头来，白茹

手里还抓着手机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。她觉得，这些天所受到的屈辱和打击，比她活到现在所经受过的，加一块儿还要多。刘仲德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还背着，我，玩三弄四，你进了监狱，谁都不受罪，谁都无所谓，真正关心你的，是我，是我。白茹的

眼泪又一次落了下来。

那条短信还在她手里捏着，如果上面说的是真的话，那刘仲德还真有翻身的机会。只要他能释放，只要他能改过自新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，只要他能洗心革面，那他一出来，白茹就会和他一起，远远地离开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医院，让她伤心欲绝的城市。





短信上面写道：“你要把三起与嘴唇有关的变故放在一起，要把重点集中到三个受害人身上，她们身上，肯定会有共同点。而这共同点，就是你们一家获得新生的机会。”不管怎样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也得医一次。散了会，白茹的头并没有低下去，相反，她比平时仰得更高，更高，她要让这些人知道，困难和打击，往往让人越发得坚强。

五、嘴唇的作用

ZUICHUN DEZUOYONG

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，也就是丈夫刘仲德操刀割了她嘴唇的女人。白茹先找到了社区卫生服务所的高风亮医生。

高风亮一听是白茹，答了句：“真的对不起，这事自始至终我都不清楚。那个病人，根本没来我这里，我也没有介绍让刘医生过去。她的行踪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高风亮不想再解释下去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对于他来说，白茹，刘仲德和他再没有任何瓜葛，他也无需再拍这对夫妇的马屁了。

白茹不知道，就在她绞尽脑汁，想找到这一系列案件的突破口，从而为她的丈夫洗冤屈时，还有一个人也在万分地焦急。那就是王瑶。和白茹见面的不是导播王瑶，而是台长苏民。苏民接到了白茹的电话，忙不迭地冒名充当了导播，和白茹见了面。但是，他没有说实话。实话也不能说。白茹不认识他，可他认识白茹，曾经有一次，苏民来找刘仲德时，看到了在医院工作的白茹，那个时候他没有和他打招呼。也正是因为当初没有打招呼，省去了很多的麻烦。

苏民在郑依娜咬裂嘴唇之后，就急急地找到了导播王瑶了解情况。他是台长，王瑶

不敢怠慢，忙不迭地赶来汇报。这个时候，警察还没有介入。王瑶见到了那束玫瑰，连同那张卡片，他也知道是苏民台长送给郑依娜的。于是，送花的人变成了莫名人士。苏民逃脱了警方的诘问。

苏民清楚地记得，那束玫瑰就是一束普通的玫瑰，并没有任何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。现在，郑依娜成了这个样子，警方毫无头绪，他们首先要查的，就是花的来源。苏民不能让他们查到自己。

告别了白茹，苏民就以领导的身去看望郑依娜。郑依娜的伤势基本得到了控制，没有什么大碍。病房里没有其他人，苏民打发走了护理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郑依娜已爬坐起来，拿笔在一张纸上写道：“这回你一定要帮我，”

苏民点点头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放心，你尽管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养伤。”

郑依娜并没有因为苏民这句话而安心，她又写道：“你知道嘴唇的作用，我没有嘴唇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”

苏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他就怕郑依娜问到这一点。郑依娜久等苏民没什么反应，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了下来，“苏民，我帮了你太多，你不能舍弃我不管。”

苏民慌了，忙不迭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养着你。啊，对了，你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苏民没有料到的是，病房门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开了一道细缝，一双冷冷的眼睛正在向里面看着。他的身躯正挡住了郑依娜的视线，郑依娜也看不到外面。

郑依娜提起笔来，正在写着什么，苏民呢，则因为郑依娜刚才的那句话而觉得内

疚，他讨好地凑过去，帮着郑依娜掖了掖枕头，让她坐得更直了些。

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护士走了进来，他端着满是药水的盘子，指着郑依娜说道：“手伸平了，吊水。”

郑依娜放下笔，乖乖地伸平了胳膊，男护士娴熟地帮郑依娜吊好针，走了出去。苏民又一次让郑依娜写出她所知道的一切。郑依娜刚写好两个字，忽然打了个激灵，浑身不住地颤抖起来，她惊恐地看着吊瓶，不住地摆手。

苏民情知不妙，忙扯下了针头，回过头来正要说什么时，郑依娜已经一动不动了。苏民发疯一样地叫来医生，医生翻了翻郑依娜的眼睛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人已经死了。”

这一天，苏民被警察叫了去，反复盘问了许多。警察们试图找到那个吊水的男护

士，然而医院院长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男性的护士。而医生，是不会直接去给病人吊针的。

苏民回到家里，呆愣愣地看着郑依娜写的最后一张便笺纸，那上面只写了两个字：技术。什么技术？他回想着和郑依娜交往时发生种种事情，难道郑依娜所说的技术，指的就是这个？

两年前，郑依娜来这个电台应聘时，接待她的，正是苏民。那时的苏民是人民台的办公室主任，正急切地想往上爬一步。然而，他没有后台，爱人没有工作，微薄的工资仅够两人糊口，所以，跑官送礼，也是苏民做不到的。苏民体会到人生的不易，因此，他把能说会道的郑依娜录用了。当然，最后拍板的人，是台长。苏民把郑依娜的名义报了上去。

郑依娜就要离开的时候，忽然看着苏民





的眼睛说道：“谢谢你，你也应该帮你的妻子找份职业，全靠一个人，维持一个家庭不容易呢。”

苏民如被雷击，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单薄又不失艳丽的女孩，怔怔地问道：“你，你能猜中我的心思？”

郑依娜微微一笑，拎着包走了。半个月后，郑依娜被录用了，苏民从那个时候，就对郑依娜格外的关照。作为办公室主任，想照顾属下，是很容易的。比如，下属要车，苏民可派可不派的时候，他会给郑依娜派部车。

郑依娜也知道感恩，她会在人事调整的时候，透露些信息给苏民。这些信息，都是说话极有份量的那些人的隐私。苏民先不敢尝试，直到台里要选拔副台长，他孤注一掷，和台长谈了自己的想法，然后附加说了句：“台长，我工作这些年，鞍前马后地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”

台长不置可否。苏民急了，他又说道：“一个月前的晚上，宣传部李部长的妻子来找了你，对吧？”

台长猛地站了起来，他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苏民。苏民心里一阵狂跳，要是郑依娜的信息有误，他就栽了。苏民强捺心头的恐慌，以同样的眼神回望着台长。

台长终于吁了口气，挥了挥手道：“好，好，这次副台长就是你了。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走出了台长办公室，苏民拭了拭额头的冷汗。成功了，宣传部李部长如果知道老婆被手下的电台台长给玩弄了，他会轻易地放过台长吗？

从经济台的副台长到人民台的台长，苏民只用了一年的工夫。台长的所有隐私全在

他手里，那个中年汉子被苏民逼得走投无路，早早地离开了电台，去了文联。

苏民尝到了甜头，他想提拔郑依娜，作为一种报答。然而，郑依娜却不愿意从政。她也拒绝苏民给她的任何好处，这样一来，苏民也着急了。他的升迁秘密，全是郑依娜告诉自己的。他当了台长，自然也要弄些好处，不然，这个台长就是当了，也没什么意思。郑依娜能获知别人的秘密，那自己的呢？苏民每每想到这里，头皮就一阵阵发麻。他要摆平郑依娜，把她变成自己的情人。

这大半年以来，苏民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不停地向郑依娜献媚，他要让这个心机颇深，看起来却又简单单纯的女孩臣服于自己的怀抱。这既能满足他的欲望，又可以从此高枕无忧。女人，轻易之下不可能出卖自己男人。

郑依娜马上捕捉到了苏民的心事。然而，她却并没有拒绝苏民。她和苏民悄悄地约会。到郑依娜出事为止，苏民也仅仅才到了吻了吻郑依娜嘴唇的进度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？”苏民曾经问过郑依娜。

郑依娜笑了笑，先没有回答，许久，才答道：“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？”

你能看懂别人的心事，那说明你成熟。太成熟的人，会不会更容易陷入绝望？因而，我们发现，这个世界一直在渴望亲情爱情和友情，可越是这样，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冷漠。

技术，嘴唇的作用。这几个字眼在苏民心里萦绕不去。他久久地坐在那里，直到妻子王娇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想什么呢？吃饭



了。”苏民吓了一跳，他把所发生的怪事一一告诉了王娇，当然，他略去了和郑依娜交往的种种事情。

王娇愣了愣，漠然地答道：“她死了？那好啊。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，你不觉得危险吗？一死，就没有了危险。”说着，王娇转身去了厨房端菜。

对啊，苏民回想着王娇的话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要的，不就是这一点吗？既然郑依娜死了，那什么都结束了。他也获得了解脱。

苏民吃过饭，正要小睡一下，他的手机滴的一声响了，苏民打开一看，是条信息。“我看到你出现在电视里，原来你是台长，你不告诉我最近发生的所有怪事，我就要把你冒名顶替他人告诉警察。请做个选择吧。”署名是白茹。苏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已经发生过的一切，不会因为某个当事人的死去，就像是全没有发生一样。该来的，总会再来的。他立即给白茹打了个电话，约她见面。

六、共同点

GONG TONG DIAN

白茹静静地听完苏民说完他为什么要撒谎，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曾送过一束玫瑰给了郑依娜，白茹显然不相信。苏民也急了，他生怕这个女人疯一般地乱咬人，一旦进入警方的视线，他也麻烦。要知道，电台有什么人对苏民火箭般的升迁感到不满，就连提拔他的人，也想置他于死地。所以，苏民必须让这个女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。他拿出了郑依娜写的那两张便笺，“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她突然会咬断了自己的嘴唇。这是她写的，”

“技术，技术？这个很眼熟啊。”白茹想了半天，猛地一拍脑门，她想起来了，何孝慧曾

在一所技术学校就读过一段时间。难道郑依娜也曾在那里读过书不成？要真是这样，那这两起案子就有了共同点。顺着这条线摸下去，没准儿就能找到被丈夫刘仲德割了嘴唇的女人。

此时的白茹，已处于被医院半停职的状态了。丈夫进了监狱，已经被判了七年徒刑，自己又没有孩子。于是，她疯一般地往外跑，无论如何，都得找点什么出来，让丈夫减几年刑期也好啊。

承办案子的丰队长此时对白茹多了几分敬佩，他告诉白茹，那个咬裂了何孝慧嘴唇的赵三宝，其实患了精神分裂症。目前，赵三宝已经获准保外就医了。赵三宝是个精神病？白茹很错愕。丰队长摇了摇头，说不会。据他审讯赵三宝时观察，赵三宝头脑清楚，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至于他为什么被允许保外就医。丰队长耸了耸肩，“你在调查，这些就由你自己去查吧。我也不好说什么。”丰队长似乎对赵三宝被保释出去很恼火。

现在，已经有了两条线索。白茹分明感觉到这三起案情的真相就要水落石出了。她决定跟踪赵三宝。赵三宝不认识她，这是白茹跟踪赵三宝的有利条件。她记得赵三宝和何孝慧拥吻，也记得赵三宝的样子。现在，白茹只要守在三中门口就行了。

这天傍晚时分，学校放了学。正在三中旁边的书店转悠的白茹傻了眼。三中足足有两三千学生，这么多人中，要找到混迹于其中的学生，肯定很难。等到学生悉数走尽了，白茹真的没有看到赵三宝出来。她拦住了一个准备去书店的学生，问起了赵三宝，那学生答道：“赵老师啊，他一放学就走了。吃饭？

他中午回家吃饭，他家，我不认识。”学生好奇地看了看白茹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很奇怪，怎么一个劲儿地打听学校老师的情况。

白茹算是问对人了。这个学生恰好是赵三宝的学生。咬裂了女友嘴唇的赵三宝果然非同凡响，他又回到学校上课了。由此可见，能帮他的人绝对不简单。

第二天上午，白茹又来到了学校，她决定利用上午的时间等赵三宝出来。这一回，她等到了。赵三宝在上午10点多一点，就走出了学校。

白茹看到了他，心脏砰砰地狂跳起来。赵三宝站在学校门前，四处看了看，不远处，停了部出租车，他招了招手，车来了，赵三宝上了车。白茹紧跟着也叫了辆出租车，她向司机说道：“跟上前面那辆车。”司机诧异地看了看她，什么也没说，跟着就发动了车。车紧紧地咬住了赵三宝乘坐的那辆车。

车驶越越偏远，渐渐地来到了城郊。白茹心跳得更厉害了。她看到了，赵三宝去的方向，竟然就是上回她去的毛纺厂那边。

然而，车并没有到毛纺厂，而是停在了另一个地方。白茹见到赵三宝走出了出租车，手里还握着手机，不停地说着什么。白茹

也下了车，远远地看着他。那里，是市技术学校。线索开始重合了。

赵三宝挂断了电话，一步一步地向学校里面走去。白茹觉得有些不太对头，因为她凭着医生的直觉，她注意到此时的赵三宝就

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走起路来就像是老年人，步子很僵硬。白茹立即追了过去，她走到了赵三宝的前面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回了一下头，白茹看到，赵三宝的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他好像被人牵着在走似的。

白茹闪到了一边的小径上，赵三宝呢，则顺着学校里面的主干道，走向了一幢楼房。白茹远远地看着，那幢楼上写着“行政楼”三个大字。

行政楼那边也走出一个人来，那人迎着赵三宝，警惕地向赵三宝来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拉着赵三宝走到了楼内。

白茹还在等着。她没有冲过去的原因，是想弄清楚，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名堂。她查到现在，为的就是要弄清真相。

赵三宝在里面大约呆了半个小时，又走了出来。白茹站在路边等他。出来后的赵三宝又换了副神情，他变得精神抖擞起来。

在学校大门外，白茹拦住了赵三宝，“你好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赵三宝吃了一惊，他定了定神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

白茹很镇定地笑了笑，“你当然不认识我。可你认识何孝慧吧？你在这里找谁？”

白茹提到了何孝慧，赵三宝就警觉起来。他一边将白茹拉到门旁的绿化带那里，一边说道：“你别急，找个人少的地方，我告诉你。”

白茹被赵三宝死死地拉着，动弹不得。等来到了绿化带那里，赵三宝挥起了拳头，一拳击在白茹的后脑勺上，白茹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软软地倒了下来。

等白茹幽幽醒来，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空荡荡的屋内。屋里的光线很暗，白茹努力地睁开眼，这和看到她的对面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。白茹挣扎着想扭动一下身子，可是发现她动不了。她的全身上下，被绳子紧紧地缚在身下的椅子上。

“你很不错，我很佩服你。说实话，你竟然能找到这里来，”对面的那个男人轻轻地拍了拍掌。

白茹吼了起来，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快，放了我。”

那人站起身来，他约摸中等身材。那人摸了摸手指，慢慢地答道，“不，现在不能放你了。你别叫，叫也没用。这里是地下室，也是学校废旧的实验室。你再叫，也不会有人听到的。”

原来她在学校里。这个人，应该就是和赵三宝接头的人了。白茹平静下来，她揣测着，这个人会怎么对她。

那人没想到白茹这么快就镇静下来，显得也很意外，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踪赵三宝？”

白茹一声不吭。那人有些恼了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来，然后又摸出一束线香，点燃了，放在了白茹的跟前。白茹清楚地看到，原来那人手上戴着一个铂金戒指。“现在我们换一个舒服的环境谈话，你是我的客人，尊贵的客人。我了解一下你的情况，比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样我们的谈话才可以继续下去。”

白茹想说什么，可线香的香气让她精神有些恍惚，她不由自主地顺着那人的话答道：“我叫白茹。”

“什么职业？”“医生。”

“你为什么来这里？”“跟踪赵三宝。”

“为什么要跟踪赵三宝？”“因为他咬裂了何孝慧的嘴唇。”

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我了解原因。我丈夫也是因为割了别人的嘴唇被判刑的。”

话问到这里，那个人一口吹熄了线香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白茹清醒过来后，后悔得想把自己的嘴唇一口给吞下去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，她跟着吃了一惊。为什么咬裂嘴唇，不就是因为说了不应该说的吗？



难道刘仲德割了别人的嘴唇,是因为那个女人说了什么不该说的,郑依娜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,也是因为她说了什么不想说,不该说,或者不能说的吗?

事情如果真是这样,那就是说,刘仲德可能是冤枉的,因为他是处于无意识之下,或者被这种迷幻的香味给诱导了,这才割了别人的嘴唇?

那人很痛快地笑了:“原来你是刘仲德的老婆。我叫林峰,曾用名林默,这个名字,你应该不陌生吧?”

林默,这个人真叫林默。白茹早就猜到了他的身份,只是不敢确认而已。丈夫刘仲德这事的起因,就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人。现在,他想怎么对付自己?

七、秘密是由嘴巴说的

MIMISHIYOU ZHIMOSHUI

“我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我是这所学校的教务长,也是06文秘班的班主任。这个班向社会招生,收了四名大学生,这让我很意外。这四名学生中,有三名是女生,都冰雪聪明。她们懂得察颜观色,懂得揣摩男人的心理,都想挣到大钱。而我呢,也不甘于这样平庸地在这所学校里做个普通的教务长,我也想发财。于是,我在教这三名女生的时候,还教了她们如何读唇。女人在这个世界上,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男生我没有教。”林默慢慢地说着,他因为回忆,神情变得和蔼起来。

“这三个学生,数郑依娜最聪明,她学会了所有的本领,还学会了我一直没有揣摩

透的读心术。读唇与读心，是古希腊医学中所留存的，罗马的典籍中也有记载，年代久远了，那些流传下来的东西，也只是一些蛛丝马迹。我教她们，当然有自己的目的。我和她们每个人签了份协议，协议中要求她们在成功后，必须给我挣得一定的费用。每个人需要缴纳的费用，是 50 万。当然，如果不成功，我分文不取。所以，这样的协议，签了也等于没签。就算她们成功了，说没成功，我拿他们也没办法。这三个人太精明了，在签协议的时候，就打定了主意。然而，我却一直在观察他们。第一个成功的，是岚婷。她在市政府接待办，她通过读唇，摆平了市长，当上了办公厅的副主任。她没有忘记我，给了我 20 万块钱。可我，没有满足，这样的财源滚滚，我不能轻易地就算了。再说，她还欠我 30 万呢。然而，岚婷从此不再联系我，对我频频打去的电话，也不予理睬。于是，我只好迷倒了她，找到了你的丈夫，割去了她的嘴唇。”林默说着，眼神变得锐利了。

“你用什么办法做到这一切的？”白茹问道。

“很简单，线香。这种线香能扰乱人的神经，让嗅到香气的人不由自主地接受指令。我做过太多的实验了。”林默答道。

“为什么选我丈夫？”白茹气急败坏地问道。

“因为你丈夫的情人杨倩也是我的学生。你丈夫挣到太多的钱，却对杨倩很吝啬。杨倩在他手里拿不到钱，这让我很气愤。除掉岚婷，也顺便让你丈夫吃点苦头。”林默哈哈大笑。

“郑依娜呢？”白茹心里一阵阵发冷。杨倩真的是丈夫的情人。

“那个丫头太傻了。她物色了一个呆子坐到了台长的位置，可自己去沉浸到了爱河之中，竟然爱上了那个台长苏民。女人呀，一遇到了爱情，就傻得要死。我提前给导播五百块钱，让他在台里燃着一束线香，再给郑





依娜打电话,在电话中,我给她下指令,咬断自己的嘴唇。后来,她想秘密告诉她的情人,我只好杀了她。她们三个人,学会了读唇和读心,却没有学致幻。”林默不无得意地摇头说道。

“何孝慧呢?她又是什么原因?”白茹数了数,这个狂人已经说了他三个学生了,何孝慧却不在这三个人中间。

“她不是我的学生。我说过了,三个女生看来都不行。这一回,我要换上男生,赵三宝就是唯一在社会上招来的男生。我告诉他,只要他能咬裂女友的嘴唇,我就教他读唇术。他答应了。这个世界上,什么都是假的,唯一真实的,就是赤裸裸露的利益。他捕捉到了利益所在,自然也就丧心病狂了。至于你所遇到了种种怪事和干扰,都是因为一条,岚婷知道了市长的秘密,我在割去她的嘴唇前,自然也会弄清这个秘密的。有了这个秘密,在这个城市里,谁还能拿我怎么样呢。”林默说着,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一切都已真相大白。原来林默才是始作俑者。白茹痛苦地想着所发生的种种怪事,心里说不出的怅然和迷惘。她一直要弄清真相,现在什么都知道了,她反而觉得林默说的,也不是全无道理。每个人,有多少秘密掩藏于自己的舌底啊。谁对于别人的秘密不好奇呢?如果没有发生这一些事情,没准儿她也学会这种读唇和读心术,早早地窥视丈夫刘仲德的心底。

“你很有毅力,我很佩服你。因为你丈夫,你是个受害者。我决定了,我满足你的愿望,教你读唇术和读心术。一个半老徐娘,该不会为情所困,应该能完美地展现这门学术的真谛。”

白茹怔怔地笑了起来,她同意了。“好,我学,我也要学会这门学术。”她被丈夫无情地骗了,她查来查去,最后深深地伤害了自己。

丰队长在白茹的身上,曾装配过一个跟踪定位器。他带着两名干警,也来到了技术学校。只是,他没有找到白茹所在的具体位置。丰队长急切地想破案,只是局长早就指示过,这三起案子,尽快找个理由结案。他也不敢擅作主张非得要查下去。现在,他寄希望于白茹。白茹有所发现,他就有所发现。

白茹在这所学校里,肯定会出来。丰队长静静地等着。

白茹终于在傍晚时分走了出来,丰队长急切地迎了过去,然后以探询的目光看着她。

白茹嫣然一笑,“丰队长,你破不了案,还指望我这个半老的女人?你不感到惭愧吗?”说着,白茹扬长而去。

这一句话,正击中了丰队长的要害,丰队长臊得满脸通红,他感觉到,不知什么时候,这个女医生开始变得厉害了,她开始能窥测到自己心底里的小九九。这样的人,实在太可怕了。

白茹又回到了医院上班,迎接她的,是杨倩关切的目光,她的眼神在告诉白茹,“我一直都在关心你,甚至还用了其他号码给你发短信,真相查出来了吗?”

白茹避开了杨倩的目光。她看到了杨倩心里的忏悔,不禁冷笑了。为什么要忏悔呢?难道掌握别人的秘密,不好吗?以后,她要掌握病人的秘密,医生的秘密,上司的秘密,和身边所有人的秘密。 [新心说]



蝶女幽魂

文 / 紫龙晴川

破败的衣服、肮脏的垃圾被遗弃在街道上，疾风扫过，卷起一阵骚乱。在飞扬的尘土中，它们拍打着冰冷地面，呜啦啦直响，仿佛无助地呜咽。废墟中孤零零地矗立着几处破败的房子，土坯砌成的墙显得历经沧桑，房门都没有上锁，在阴风的肆虐中机械地开着，合着。

谭剑龙呆呆地站在废墟里，茫然地打量着，不住地喃喃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怎么会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呢？

回忆仿佛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子给拦腰截断了，大脑里一片空白。

隐隐约约地，一股异样的声音飘了过来，呜呜直响，好像是遥远的风声。声音很飘渺，亦真亦幻。不，那不是风，那是女人的哭

声，哭声中充满了无奈和求救，让人心疼。

她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？谭剑龙坐不住了，他一向乐于助人，就竖起耳朵，仔细地搜索着这亦真亦幻的声音。

哭声时远时近，时隐时现，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，在废墟里漫无目的地搜索着，最终，他来到了一个破败的小屋前。几块木板拼凑而成的门破败不堪，好像被火蹂躏过，一片焦黑。

轻轻一推，门就“吱呀！”一声打开了。四周骤然静了下来，哭声也突然消失了，只听到自己心跳的“通，通！”声。

小屋里很昏暗。谭剑龙瞪大了眼睛，仔细地察看，在小屋最里面，似乎有一团白色的东西。好奇战胜了恐惧，他一步步地靠近，天哪，竟然是一个女孩，她一丝不挂地缩着身体，无助地发着抖。女孩面朝墙壁，看不到



她的脸。皮肤白嫩，曲线诱人。

谭剑龙一惊，没有继续前走，轻轻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没有回答，女孩一动也没有动，没有一丝额外的声响，仿佛只是一具尸体。

谭剑龙凑过去，慢慢地俯下身子，想看看个究竟。

突然，女孩闪电般地坐起来，犹如眼睛蛇般迅猛，一口咬住了谭剑龙的脖子。原来，她并不是抱成一团瑟瑟发抖的猫，而是盘成一团准备随时出击的蛇。

刻骨铭心的剧痛瞬间就从脖子传遍了全身，每个细胞，每个毛孔都在发抖，都在疼痛。

就在女孩野狼般扑击过来时，谭剑龙看到了她的脸。尽管过程还不足半秒，但那张脸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：她的脸很匀称，圆圆的，不过皮肤却是像纸一样白。最让人铭记于心的，是她的那双眼睛，空洞而苍茫，苍白的脸上布满了血污。

.....

惨白的脸定格了，接着眼前是一片黑暗，身下一片软绵，是在床上——是在做梦！谭剑龙忽地坐起来，喘着粗气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心跳的砰砰声在寂静的夜里蔓延着，分外诡异。

一个月了，几乎每晚都会被同样的梦惊醒，把他一次次地推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单间，附带着一个卫生间——大二学生谭剑龙租住的小窝。他胡乱地用冷水冲了冲头，坐在了电脑前，想找个网友聊聊天，冲淡一点噩梦的恐惧。

夜深人静，QQ好友栏里一片灰色，一个绿色的头像还散发着异彩，显得鹤立鸡群。

是绿蝶儿，他最亲密的网友，他们聊过的话可以写出一部百万字的小说。每当他有快乐的事、伤心的事，都让她分享。双方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种神秘感。虽然没有见过面，没有互传过照片，他却觉得绿蝶儿就是他苦苦追寻的另一半。

绿蝶儿跟他聊天，给他安慰。

这些平时里看起来无关痛痒的话在谭剑龙眼中成了救命稻草，他突然觉得绿蝶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他不想再保持什么神秘感了，他想见到绿蝶儿，追求她。

“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追求你！”谭剑龙啪啪地在键盘上敲着，“绿蝶儿，如果有来生，就让我们做一对小小的老鼠吧。笨笨地相爱，呆呆地过日子，拙拙地依偎，傻傻地一起。即使大雪封山，还可以偎在草堆紧紧地抱着咬你耳朵。”

“本小姐正忙着游戏，没空陪你酸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相信呢？难道我只是你倾诉的对象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生活？.....”

“不是……好吧！”

绿蝶儿竟然同意了，她并没有只把他当成远程倾诉的对象。谭剑龙感动得想哭，手僵硬着，在轰炸机寻找目标般地在键盘上空盘旋着，哆哆嗦嗦地敲出了两个字：谢谢。

然而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他见到绿蝶儿时，竟然如同又回到了噩梦里——绿蝶儿长得跟噩梦里在废墟里见过的女孩一模一样！

尽管绿蝶儿跟噩梦中的那张脸如出一